

爲「擾亂金融」辯誣

宮崎滔天作
陳鵬仁譯

我的朋友兒玉南(右二)，於七月七日，以詐騙、竊盜、擾亂財界的罪名，被近來頗負盛名的赤坂警察署的警察抓去，並被移送法院偵辦，東京的幾家報紙，且以二號字爲標題，亂說兒玉是元凶，萱野長知和國會議員中村彌六是幫兇，但公正的法官却以沒有證據，而於七月二十二日，准許兒玉回家。

可是，「朝日」、「國民」、「每日」、「日日」、「報知」、「讀賣」等各報，却又以種種惡意標題，來大肆攻擊以兒玉爲首的我們這班人。天生神經遲鈍的我們，對這種無理取鬧，雖然也覺得很生氣，但終以我們的不德所導致而「認命」了。可是萱野却因此而乃父斷絕父子關係，加以散居東西南北的朋友們紛紛勸我們撰文反駁。於是知道寫人家壞話時要大書特書，更正時却以六號字刊在不容易看見的地方是報紙的慣技的我和萱野，遂不得不於七月三十日，向法院提出這些報紙毀損我們名譽的訴訟。與此同時，承「日本及日本人」的義憤和善意，特別給我門篇幅，由我來辯白所謂擾亂財界事件的真相。

南遊的順序

報紙說，我和兒玉南遊是事件的開端，並說

我倆繞大連、北京請人拍假電報，凡此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謠傳。事實是這樣的，我因在香港的中國朋友的電請正在準備南遊(遊華南之意——譯者)，正當此時，兒玉也奉當局之命要到華南去調查抵制日貨的實況，於是我倆遂聯袂於四月二十二日由新橋出發，到大阪訪同志尾崎行昌，與其清遊暢談一整天，爾後告別尾崎到廣島造訪兒玉哥哥，數小時後直往長崎，面晤東洋日乃之出新聞社的福島熊次郎，於二十六日，搭乘日本丸前往上海，惟以生病，我未上岸，兒玉單獨往訪被人們譽爲上海之聖人的井手三郎，他吃中飯後回船，翌晨離開上海，五月一日抵達香港。

如上所述，在此次旅途中，除上述幾位外，未見其他任何人，在香港時，本想到廣州去看看，但領事以我倆與革命黨有關係，恐引起不必要的非而勸我倆再三考慮，因此沒去成，而祇在澳門呆一天，辦完事後，於五月十三日，就乘加茂丸匆匆回日本。所以，如果有人相信由香港拍假電報的人的話，那不外乎是當時在香港的某通訊員，往東京拍「自稱革命黨員來港與中國革命黨員猛吃猛喝」的電報，意圖用以中傷我們的壞蛋有計劃的勾當所惑。可惜，在香港，我沒遇見過此位仁兄。

加茂丸由香港直駛神戶。我倆在神戶和名古屋各住一宿，然後由三島到修善寺，在此地住了三天，爾後又經過三島，徒步早先的箱根街道(大道)，住箱根旅館，兒玉住一宿就回東京，我則呆了四天，十八號始返東京。兒玉是那麼忙的人，而爲了顧及我的健康，竟這樣陪我，實在感激不盡。

與孫逸仙、黃興會面

六月七日，黃興突然來到東京。同日，我的朋友內田良平邀我去說龜井英三郎警視總監問他孫先生是否十日將抵達橫濱，並問我。我答說，沒有人告訴我此事，並說可能是誤傳就告別。九日早晨，幾年沒消息的朋友池亨吉突然來訪，並拿出一封電報說：「這是孫先生來的電報」。這是用英文寫的，它說：「明十日與宮崎訪橫濱蒙古號」。池又說：「數日前孫先生從夏威夷來電報說已經往日本出發。爲了孫先生的登陸事，我曾經面會赤坂警察署署長，請他介紹警視總監，他替我報告警視總監後對我說，如果化名的話就沒關係，因此孫先生的上岸已不成問題。孫先生大概不知道你是否已經由華南回來，所以纔打電報給我，由我來約你」。於是，我遂寫信給內田說明事情的經過，並請他向當局建議能對孫先生採取

報紙說，我和兒玉南遊是事件的開端，並說

寬大措施；另外我又往訪兒玉，托他也能幫忙，因得到吉報，遂於十日十二時，由新橋往橫浜出發。

到達橫浜後，我便訪問潛伏中的黃興，並與當大一早就跟黃興在一起的萱野見面，得知孫先生居處，我就趕往福岡屋。此時池正在跟水上警察署長爭論，孫先生在耽心交涉是否能成功，而急等着我，他一看到我趕來，遂站起來跟我握手並一起到隔壁房間，問我情形如何。在那裡費盡心血交涉的池也來了。我告訴孫先生以吉報，他喜色滿面。池告訴水上警察署長我們應辦的手續，水上警察署長暫時告退，孫先生將名字改為阿羅哈，由福岡屋搬到西村旅館。亦即投宿福岡屋的孫逸仙高野長雄，一變而為夏威夷的紳士阿羅哈，而改住西村旅館。

登陸問題，對於亡命者孫先生如何傷腦筋，當不言而喻。何況在西村旅館，有如唇齒的盟友黃興在那裡等着。在西村旅館樓上的一夕，他倆談了些什麼，自非我們所能得知。不特此，就是連往年在鎮南關之役，與其共生死，現在且同宿西村旅館的池亨吉，也不知道黃興竟也在這家旅館裡頭呢！遑論其他的同人？至於警察更不必說了。就此事，如果警察要怪我們，我們是願意接受的。又，對於習慣於遵守「非直接有關係的人不告訴」之規則的池亨吉，以及各位同人，我願意奉告當時報紙所報導的李經田就是黃興，我想你們不但會責備我，而且會高興吧。

黃興與中村彌六、松下軍治等會面

革命黨員猛吃猛喝，做報章，幾個月以中，中村彌六的壞蛋有計劃的勾當所惑。可惜，在香港，我沒遇見過此位仁兄。

六月十一日，孫逸仙……否，夏威夷的紳士阿羅哈下榻我家。為了混淆偵探的耳目，黃興於是夜來到東京棲身某處。小石川警察署的警察，不僅全力警衛阿羅哈，而且非常親切，更為阿羅哈找房子。他們跟橫浜的警察，實有天淵之別。至此，遠來的賓客和我們纔鬆一口氣。其所以如此，是由於往年因某事件（布引丸事件）而跟我們反目的中村彌六在背後幫忙所致，這是兒玉告訴的。有一夕，我告訴賓客這個事實，這位賓客遂露出無以形容的喜色說：「以為已死的同志今日竟再生實在太好了」，他稍思片刻後又說：「耶穌說，不是敵人就是朋友，何況同情我們的人？我們革命主義者的軍事組織之中，必須具有宗教上寬容的德」。我對我領袖的胸懷感佩不已，遂寫一信，告訴兒玉以此崇高的義人所說的話。

而黃興與中村的會面，實緣由於此。是即一直跟中村是好朋友兒玉，遂乘此機會，百般努力於拉攏這兩者。結果終於十九日在日本俱樂部見面。出席於此次會面的是黃興、萱野和我三個人。我們深謝中村幫忙解決孫先生的上岸問題，反此，中村預祝黃興的前途光明，然後對我表示佩服我守節操十年如一日，同時對往事稍稍有所辯解，說當以蓋棺論定，並以後會有期而告別。此次會面簡短乾脆，沒有任何隱謀密議。一言以蔽之，由於兒玉的努力，透過黃興，以重溫中國革命黨同志和中村彌六的舊誼為目的。

為了使此次會面更具意義，中村似乎欲對革命同志有所貢獻，以實現他蓋棺論定的想法。不要說中村，就是普通人，凡是曾在中村處境的人

不能不承認兒玉的貢獻。於是，我遂寫信給內田說：「給我，由我來約你」。於是，我遂寫信給內田說明事情的經過，並請他向當局建議能對孫先生採取

，我相信都會有這種念頭。我認為，這種念頭促使中村介紹黃興和松下軍治於二十一日見面於上野精養軒，在金子會面於二十三日。

無論在精養軒和金子，主賓是中村，但我和萱野都沒參加，祇有黃興的朋友同時又是中村之知己的兒玉出席，會後我聽兒玉說：「松下握着黃興的手，用不倫不類的中國話與其交談雖然有些可笑，但不懂日本話的黃興却因此大壯其志，以為東洋尚有如此俠士，我們的命運並未墜地而高興，可見他倆真正肝胆相照」，而高興極了。

在金子，除松下外，據說三浦逸平和武部某也出席。四年前，三浦曾經某知名之士的介紹與孫先生見過面，因此我為黃興能得到有力之士的同情而歡喜。此次會面，兒玉作東，我沒出席，萱野當日在大森伊勢源，等到見面快結束，中村打電話給萱野，萱野纔去陪黃興回家，因此所謂商量縱火南京，兒玉恐嚇了松下等，完全是胡說，而黃興對我再三讚揚他們的義心，更證實了這一點。現在退幾百步來說，他們之間就是真的有了共同縱火南京，切斷電線之誓約，而中途竟食言公開此事，這畢竟還是不義的行為。若是，為黃興所感謝所稱讚的俠義之士松下等人，以後有些什麼行止？這是我們所最關心，最感疑問的問題。

賓客離京，兒玉被拘

當時，阿羅哈的住屋已經決定，既繳了押金

，又完成了一切準備，並將於明日搬進去的二十三日，小石川警察署署長突然訪問我家的賓客，密令他於二十五日離開日本。這真是青天霹靂。因此賓客決定明(二十四)日離去，可是我們却不能瞭解君子國當局約變得如此之快。於是遂往訪兒玉，透過某將軍和中村，請當局變更此項決定。幸得某大臣的好意，謂若以某種口實，可多留一陣子。我們將這消息轉告賓客，賓客雖然感謝某大臣和中村的好意，但覺得不痛快，遂於二十四日前往神戶，搭乘安藝丸，到南洋去。此時，萱野代表同人，陪賓客到神戶。

在這以前，孫先生來到了橫濱以後，一般都以爲黃興也會到日本來，警察也常常這樣問我，但我每次都以謊言答覆他們。而且，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當局非常注意我們的行動，尤其派人跟踪兒玉和萱野，迨至賓客離開之後，纔停止跟踪。這時發生了一件滑稽事。就是陪賓客到神戶，回途順便落腳大阪的萱野，對兒玉打了「gan」的問題進行的怎麼樣？」的電報招致了當局的誤解。當局將「gan」當做英文的「gun」來解釋，實在是神經過敏。毫不知情的兒玉，對萱野回電報說：「gan」的問題請托中村，於是萱野遂打「gan」的問題請趕緊拜托」的電報給中村。但其實電文中的「gan」，既不是洋鎗，也不是大砲，而是姓顏(日音爲gan—譯者)者正在大連的萱野的中國朋友陷於困境，他請中村和兒玉設法救濟，而中村和兒玉又請某將軍幫忙，因而纔有「gan」的電報。既在從事中國革命，再笨也不會把鎗砲直譯英文來打電報。

於是從在大阪的那一天起，萱野又被警察所跟踪，在京都下車去看朋友時，也是一樣，所以東京的同志們以爲有什麼新的情況，而偷偷寫信問我，這更是可笑。

不祇是萱野，對於兒玉和中村的跟踪也日嚴，如上所述，這是由於「gan」問題而來，因此還可以付諸一笑，但麻煩的是怎樣纔能跟黃興見面的問題。如果帶人(指刑警—譯者)去看黃興的話，那就沒有潛伏的意義了。所以祇有偷刑警的耳目而爲。由於這種原因，我們曾經再三甩掉跟踪者，我們這種做法，對警視廳我不敢說，至少很可能引起了兒玉轄區的赤坂警察署的反感(生氣)。

黃興與中村在精養軒見面，報紙登過(但未登松下，松下主持的「大和新聞」報導成孫先生與中村會面)。而警察找黃興日急，因而我們會令黃興搬家數次，更一再甩掉警察。這樣一說，或許有人會以爲我們跟黃興之間有什麼隱謀，其實哈也沒有。最近，有黃興的首級懸賞超過孫先生的二十萬兩而爲三十萬兩的傳說，加以爲了孫先生的上岸問題，我們有嚴守黃興在日本的秘密的必要。但我相信，二、三位大臣一定知道黃興在東京。

近日，爲了糾正被報紙報導好像與本案有關這種錯誤，我曾經親自訪問各報社，並與說兩三年跟兒玉沒來往，且對兒玉公開聲言他是被害者的近藤賤男，於七月二日在兒玉宅見面。恰好，赤坂警察署姓吉田的刑警也來訪。大家遂談起來，結果發現數日前的喜劇是這樣產生的。事件

發生二、三天前，近藤訪問兒玉宅，告別後準備踏出兒玉家門時，刑警吉田剛剛趕到。刑警眼看著這位不像日本人的近藤，疑爲是黃興，遂跟踪到三田，並問他「你不是黃先生？」近藤知道對方是刑警，因而半開玩笑地故意給他曖昧的回答，並繞了繞，到新橋車站纜把刑警趕回去。將近藤誤爲黃興，但由於離譜離得太遠了，因此後來大家都笑黃興吃了大虧。

翌(六)日，我又訪問兒玉，下午四時左右回家。隔天早晨萱野來說，昨天黃昏訪問兒玉的時候，正好兒玉被警察逮捕，並被搜查住宅。萱野並說，他將到赤坂警察署去跟他們理論，而要我去探望兒玉家人。我非常驚訝，馬上趕到青山的兒玉宅。當日的兩三家報紙說，我和萱野跟主人的兒玉在酒宴中，兒玉被警察逮走的。如果是單純的報導文或「浪花節」，這樣或許比較精彩，但這完全與事實不符。

探望了兒玉宅之後，我順便到了萱野的住處，可是他還沒回來，但等了不久他就回來了。他說，赤坂警察署署長公開聲言兒玉的「罪名」是詐欺竊盜，完全與革命黨沒關係。詐欺竊盜！全盤知道最近的兒玉行動的我，頓時覺察這是警察別有用心之舉動，是藉查住宅以圖發現黃興和有關中國革命黨的秘密的苦肉計。搜查他的家，究竟扣押了什麼？除上述萱野的「gan」問題的電報，我的一封信，和要呈給某大臣的華南調查報告書外，啥也沒有。這些文件與詐欺竊盜問題有什麼關係？在縫紉店銀次一案奏功的本堂赤坂警察署署長，似乎決心要把兒玉當做小盜，這實在

太危險了。不過，最近連西將軍都被當成小偷帶到赤坂警察署去盤問（調查），所以住在同一警察署轄區的兒玉，被當做詐欺竊盜，恐怕還算估便宜的了。

新聞報導與兒玉的出獄

兒玉被捕的第二天，亦即八號報紙的標題却變成「擾亂金融問題」，而且我、中村彌六和萱野長知都被報導成好像是同謀，還有我們不知其名的所謂關係者股票經紀人和一些無賴的名字。這可能有什麼底細，但又不能明瞭其真相；祇要兒玉出庭，事理自會明白，因此決定採取放任主義，所以雖然有知己朋友忠告，我們都沒有要求報紙取消或更正，而聽其自然。不過據中國朋友的說法，宋教仁曾被警視廳傳問，警察示宋教仁以扇子，並要他鑑定是不是黃興寫的字，和寫給誰的，但都不得要領。

幾天後，寄居我家的胡飛卿也被赤坂警察署傳訊，他回來後說，它寫着武部先生囑，下面署名黃興。聽說過在金子的會面黃興曾在扇子揮毫的我遂判斷：很可能是武部這個人爲了達到某種企圖，而拿出這把扇子做證據來誣告。不過我對武部某一點都不知道其人格，所以我這種判斷是否正確實在毫無把握。因此，說來說去還是祇有等着兒玉出庭以後的結果。但兒玉的預審情況一定也不清楚，而更痛覺兒玉的可憐。

七月二十二日，我往訪萱野。他說：「因接到兒玉今日將出獄的電話，所以正想到你那裡去。」對這意外的消息，起初我不大敢相信；然後

遂到兒玉宅，時間到了便前往市卡谷監獄去接兒玉。果然，兒玉穿着外掛、裙子（日本男人的禮裝，日語是袴羽織或羽織袴——譯者）意氣昂然地從獄門出來。我握着他的手說：「天氣這樣熱，真倒楣，這是寶貴的犧牲，……不過很快就……」。他又把我的手握得緊緊地說：「對不起，叫你多操心了，但法官到底是公正的。現在萬事都明白了，這樣反而好」。於是聯袂回到兒玉的家，一起舉杯慶祝。

結尾

如此這般，以詐欺竊盜罪名被逮捕，被報紙說成是擾亂財界事件之元兇的兒玉，安然出獄了。由此，這一莫須有的事件也告了一個段落。可是，上述的那些報紙，竟於二十九日，又異口同聲地大寫特寫所謂擾亂財界問題，說於二十八日此事件真相大白，連累者陸續被捕。但是，二十八日那一天，正是以物證一時被扣押的文書，檢察廳透過赤坂警察署還給兒玉的日子！你說胡鬧不胡鬧！

有人說，我們給松下軍治騙了。他苦於不能支撐所購股票的下跌，遂檢舉我們擾亂金融，以圖股票的漲價，俾減少他自己的損失，是即他幹了企圖抬高股票價格的勾當。也有人說，松下與赤坂警察署署長同謀陷害我們。我們不喜歡也不能亂猜以毀損人家的名譽。不過從報紙那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來判斷，或許裡頭另有文章。我跟萱野向法院控告這幾家報館，固然是爲了自衛，但同時也以希望由此能夠知道根本的真相爲目的。

說實在話，我們已經明瞭它的真相了。惟既然已訴諸於法律，自應循此途徑以待其結果，這是爲什麼在結尾我不願意表示我自己意見的主要原因。此點請各位讀者能予諒解。又，老實告訴諸位，黃興於七月十七日，悠然離開了東京。辦事人員如果不把黃興當做假的，對上面既無法交代，更無逮捕兒玉的口實。但真的黃興自六月十日至七月十七日，一直安居在東京的中心地帶呢！現在如果把這個地點說出來，恐怕將爲自認爲世界第一的日本警察無能的證據；所以我還是給他們留點面子吧。

現在要說的是，關於做爲中國革命主義者的我們的立場。我們的力量雖然很有限，但爲這個主義，我們確曾盡了一些力。惟身爲日本人的我們，畢竟是同情者，是客人。雖然客人也可以。但是，在我的祖國日本，却有人譏笑我們說是好奇的瘋子，嘲笑我們爲自稱革命黨員，甚至於把我們當做國賊看待。我們之所以不介意這些事，不外乎是鑒於世界的大勢，回顧中國的現狀，確信中國革命是必然的，同時際此特變的大機，爲使祖國不致於走錯路而然。換句話說，我們的本願是，欲使祖國脫離有如拉着盲人的手與列強對峙這種現時的消極的東西和平的時代，進而使其與文明、進取而勇敢的中國國民攜手，俾使我們的祖國不落後於列強之間，從而建立東亞的和平於積極的永久基礎上面。我們日日苦心，就是爲了這一念。唯這一念使我們心安理得，令我們驕傲，而百戰不撓，再接再厲，以至於今日。過去，日本政府當局曾將欽慕我國而來的安南志士，

爲了討好法國政府，強制趕走，將在各國幾受國賓待遇的孫逸仙，視爲對清外交的障礙而逐出，我們認爲只要做這些事的小村壽太郎担任外務大臣一天，做爲中日兩國之紐帶的我們的存在是必須的。老實說，我們一點也沒有犧牲自己祖國，以成全鄰邦革命的念頭。那敢擾亂金融，或藉革命之名以營私？衆愚自不必談，除非有識者或多或少的鼓勵，實在受不了。日本雖不廣，我們亦有一些知己。他們同情的一語，對我們簡直是金鷄勳章。祇要我們有此金鷄勳章，就是遇到天大的艱難，也決不會發瘋。而祇要不發瘋，我們絕不會幹擾亂金融、詐欺、竊盜、殺人等等沒有常識的事。這點，請諸位大可放心。

註：此篇原文原刊於一九一〇年九月一日在東京發行的「日本及日本人」雜誌。

(譯自「宮崎滔天全集」第二卷)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東京



書名：美國都市發展與各級政府關係

作者：張家洋

定價：二四元

(岫廬文庫)

今日的美國，大都市興起與都會地區的形成，迫使傳統的地方制度面臨考驗。由於美國聯邦沒有直轄市制度，大都市紛紛興起後，許多行政、財政與政治問題，無法配合現代都市的實際需要，都市的再成長自然受到束縛。我國的都市發展趨勢與美國比較，具體而微，其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值得我國參考，尤其都會地區的發展情形，更值得重視。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兒童管教法

斯密夫婦合著

王楊瑛 譯

定價 十八元

孩子的本性是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當孩子們表現出快樂、活潑以及易於與人相處的行爲時，這是因爲他們的父母親訓練他們成這個樣子。

反之，如果孩子們表現出容易發脾氣，畏縮縮，倔強或狡猾的行爲時，這也是由於他們的父母親，在一種不自覺的情形下，訓練他們成這付樣子的。

兒童管教原是爲改進父母親和教師，在訓練兒童方面的技術而設的一門課。本書所敘述的行爲科學，皆是最新、最近的行爲技術方面研究而得的原理，這些原理曾經由一百餘位父母、老師實地採用，而本書中的很多實例，則是由這些父母及老師所提供的。

如果您是有心養育健全兒童的父母，有關某些管教孩子的問題和技巧，您必須能明確掌握，如果您更想以有系統的觀點來解釋行爲的發生，您就不能不一讀本書了。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